

微评论

淇河论语

全国政协常务委员、卫生部副部长张文康谈到思想道德建设时表示，有的小孩长大后的理想是“想当贪官”，因为贪官挣钱多，这样的现实很可怕。(3月14日《京华时报》)

王淼：童言无忌，小孩子的话令成人世界震撼。震撼之余，我们更应该审视，现实的世界到底给了小孩子们什么样的生活感觉。

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揭露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：“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，出厂价不过3000元，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.7万元；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，到岸价不过6000元，到了医院便成了3.8万元。”董协良说，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。(3月14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侯江：还不用操卖白粉的心。

银监会、央行和发改委联合发布通知，要求银行自今年7月1日起免除人民币个人账户的11类共34项服务收费。公开资料显示，仅去年半年时间，银行的收费项目就增加了30多项。2003年商业银行的服务收费项目仅有300多种，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项，7年间增长了10倍。(3月15日《北京商报》)

张丽：收费三千项，缘愁似个长。

济南一些车主反映，中石化的加油卡，里面最后剩下不到1元钱时，就无法用其加油了，退卡时里面的零钱却取不出来。另外，一些两年前办理的中石化加油卡每张工本费是20元，现在去退卡时，工本费只退5元钱。(3月15日《济南时报》)

《北京晚报》：蚂蚱再小也是肉。

□李鹏

11岁男孩小昂在学校门口捡到一枚戒指。在询问失主时，某午托部一位接孩子的刘女士说她知道是谁丢的，便拿走了戒指，说会帮忙还给失主。当记者拨通刘女士提供的失主电话时，却发现两人说法互相矛盾……(本报3月14日4版《是谁丢了这枚戒指?》)

无人喝彩，甚至不明不白，瞧这好事做的！落得这般田地，不仅十来岁的小孩不好接受，搁你你愿意？对于戒指归属以及转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的说法，连热情的刘女士也“不知道怎么回事”，这里咱也莫以小人之心乱加揣摩了。



局长“微服私访”的给力与乏力

世相漫议

□谭伟

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平时有何特殊的履职方式？平时如何跟老百姓交往？王立军说，他经常扮成出租车司机，开着正规牌照的出租车出去察看，这样更便于“了解真实情况”。(详见本报昨日11版)

一听到“微服私访”的事迹，人们总能感受到一股正义感和力量感。古时皇帝微服民间战邪恶，斗贪官，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大快人心。直至今日，虽然官员频频在电视上亮相，已是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，但“微服私访”仍为人们津津乐道。去年1月，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“微

服”焦作应聘，因年龄过大而遭拒。“求职”的失败，让卢书记明白了中年人就业的现实困难，于是河南掀起了关注“4050”人员就业的热潮，政府部门也出台了相应帮扶措施。由此可见，“微服私访”在现今仍然相当给力。

然而，不得不认识到，“微服私访”之所以给力，是因为许多正常考察途径的乏力。一方面，如今领导下基层总是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”。领导还没出发，下面的干部就开始准备，清理路障，警车开道。这样领导很难与群众接触，即使接触到的也是事先安排好的“演员”。另一方面，王局长“微服私访”，也透露出其平时倾听民意的渠道并不那么通畅，在办公室很难听到真话和实情。这是官本位观念和官场庸俗习气共同留下的遗憾，使得只有“私访”才能了解真实情况，才能让百姓向你掏心窝子。信息发达的当今，王局长选择“微服私访”，发人深省。

水宜生 特约连载



崔焜文 著

早上醒来，陈晶的头痛得像要炸开一样，宾馆白床单上留下的那一片红让她痛不欲生，事情过去了就再也无法挽回，自己咋就这么糊涂呢？做出了这种事，自己还有脸见石头哥吗？她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。

那一夜，与其说陈晶“报复”了郑向阳，不如说陈晶上了刘怀的圈套更恰当。陈晶回到家里，整夜不能入睡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半天，播的什么节目，她都视若无睹，一旦电视上出现男女接吻的镜头，她就把手电关了，回到房间，长吁短叹。

陈晶的一言一行都尽收妈妈眼底，妈妈认为女儿几个月没见石头，又不好开口，在生闷气。她到商店给韩振淇买了两身衣服，又取了两千块钱，走到女儿床前说：“晶晶，春节时你石头哥说忙呢，也没回来过年，当大人的心里也挂念，这两千块钱，一千块钱给他当学费，一千块钱你当盘缠，到北京后看他再买点啥。去的时候买个卧铺票，养精神，别去了又给他添精神负担。”

陈晶越是觉得对不起韩振淇，就越想见他。见到他，他能骂自己，打自

己一顿，心里也许会舒服些。迈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，车还没启动，她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的。

火车开开停停，陈晶一路没合眼。她倒不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，怕钱再次被偷，而是思绪翻滚，觉得没脸见人。自己与石头哥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也曾经暗下决心，立志有所作为，与石头哥比翼双飞。没想到居然为了报复一个泼妇，而拿贞洁当代价，自己真是天底下最傻的人。不说吧，对不起石头哥；告诉他吧，自己不该把这杯苦酒分给他喝……

火车一声长鸣，北京到了，她的思索也暂告一段落。

陈晶来到了学校，找到了韩振淇的宿舍，门岗师傅告诉她下课的时间还不到，请她稍等。她站在门口，既盼心上人出现在眼前，又怕见到那张熟悉得无法再熟悉的脸。

下课了，同学们鱼贯涌出教室，向宿舍走来。陈晶在三五成群的学生中间努力搜索着自己的心上人，韩振淇终于出现在陈晶的视线中。隔些时日未见，振淇哥更加英气逼人，眉宇间流露出成熟男人的气质，陈晶本想高兴地上前扑进韩振淇的怀抱，可又见韩振淇正和一个漂亮的女生亲密地交谈，还拉拉扯扯地推让着什么东西，最后，那女生把一个手提袋硬塞进韩振淇的怀里跑开了，难道……

陈晶心头一股酸意泛起，很快，她又有些释然了，好像是卸掉了一个包袱。她仿佛有些自惭形秽似的，悄悄地藏到了人行道上一棵大树后边。

走在人群中的韩振淇看到陈晶，眼睛一亮，兴奋不已地加快脚步向陈晶奔来。接近陈晶时，他敞开了胸怀，伸出了双手。

陈晶的脸像霜打一样，木呆呆的，没有一丝笑容。她没有扑进韩振淇温暖的怀抱，而是冷冰冰地把一个布包塞到他的手中。

韩振淇接过包，说：“你也不提前

来个信。走吧，先到宿舍认认门，我再给你安排住的地方。”

同学们相继走进宿舍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客人，面面相觑，不好开口。为解除大家的疑虑，韩振淇介绍说：“这是我妹妹。”

陈晶绷着脸，开口了：“不是妹妹，一道街的。”

“北京狂人”端详了她好一会儿，这才哈哈大笑说：“恕我直言，你就是陈晶吧？文若其人，清秀可人，仪态不凡，真是荣国府来了个林妹妹，才子配佳人。”

他这一席话，打破了屋里的沉闷，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语竞相问候，要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接风洗尘，都被韩振淇一一谢绝了。

同学们拿着碗筷结伴出去了，陈晶从兜里掏出五千块钱说：“这是我妈给你带来钱，这是给你捎来的衣服。我的任务完成了。”

韩振淇接过钱，说：“拿这么多干嘛？”

“你嫌多，等回去时给她捎回去，那是你们的事。”陈晶不冷不热地说，也不抬头看韩振淇一眼。

韩振淇说：“你还带了衣服？我不缺衣服穿，刚才人家还给我一套西装呢。”

话一出口，韩振淇觉得不妥，连忙把陈晶带来的衣服掏出来试穿，陈晶平时递帽系扣的亲热劲儿不见了。韩振淇没有在意，以为她一路劳累过度，赶紧领她到饭馆吃饭，安排地方休息。

他们走在学校的大道上，一个个意气风发的学子擦肩而过，一座座古朴的校舍呈现在眼前，陈晶为石头哥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感到自豪。自己再不能与他同日而语了！她心里有了芥蒂，走路也拉开了距离。

“家里老人常说，两山永远不会碰头，两人没有不碰头的。听奶奶说，‘文化大革命’时在咱家堂屋住的‘许臭九’，被斗得跳河自杀，留下一封遗书，

被咱爹救上来，被县里接走后再没有音信，没想到，他居然是这儿的校长。他们一家人对我可亲了，平时家里改善生活都要叫上我，衣服、现金经常补贴我。许校长还让我参加课题组，带我出去考察了很多次，学到不少知识。大家就是大家，看得就是远，知识渊博。他有个姑娘叫许含之，举止文雅，言行得体，还画得一手好画，真是大家闺秀，也把我当成大哥。对了，刚才在路上塞给我西装的就是她，回头我介绍你们认识。刚才那个说你是林妹妹的是她男朋友，前一阵儿他都吃醋了，认为我要跟他竞争呢，经常偷看你的来信，就这还不放心，今天见到你他特别兴奋。你今天可给我解围了，甩掉一个大包袱。”

“你应该跟他竞争。”

“你也吃醋？”

“房檐下背雨，淋(轮)不着我吃醋。唉，谁也没长前后眼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！以后，我要走出你的心中，消失你的视线中！”

“晶晶，你不是发烧吧？咋说起胡话来！”韩振淇吃惊地问。

“我不是发烧，也没发神经，我现在很理智，别把我的话当真。”

“真是，你也上了几年大学，咋学个小心眼？”

“我要不是上几年大学，还不会说这话。我走了，以后不要跟我联系了！”陈晶说着，头也不回，撒手走了。

韩振淇紧追几步，拦住她，被陈晶挣脱，无论韩振淇说啥，陈晶是一言不答，径直往前走。韩振淇只好在后面紧跟，跟着她上汽车，进火车站，一直看着她走进检票口。往日里她的音容笑貌、千言万语，仿佛随着火车一声长鸣一并逝去。

宿舍的同学都走了，他们都在走着自己的路，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。韩振淇也走进教室，他想，还是暑假回去，再求得她的理解吧。

四十五

火车到了河南境内，陈晶看了一眼窗外的太行山。太行山下有淇河，河岸是她生长的村庄，村庄里有她朝夕相处的伙伴，有她从没想到分离的石头哥。他是她的脊梁，有远大的理想，在困难面前永远表现得那么自信。不久前，他从国外考察回来给自己写信说，看到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歧视，他咬咬牙，横眉冷对，骂他们狗眼看人低。冷静下来想想，与其气愤、不满，不如将歧视变成动力，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，让他们刮目相看。他说，他毕业后，要在淇河岸上建世界上最大的养殖、加工基地，当世界的“大厨房”。看着他的信，自己情不自禁地提笔支持他，愿做他的下手，为他的蓝图添墨增彩。纸张刚刚铺开，蓝图还没变成现实，自己先给他泼了一头污水，咋对得起他？咋跟他为伍？

火车把安阳车站抛在身后，下一站就是鹤壁车站。售货员推着小车停在她身边，问她要不要东西，她摇摇头。一千多公里的来往路程，她没吃一口东西，喝一口水。(42)

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：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：3338633 13323926333